

那些学做饭的日子

方晓蕾

上初三的时候,也许是功课重的缘故,饿得特别快,所以晚上常常要加餐。晚上加餐也只是快毕业的初三学生才有的特权了。学生们加餐基本是去像我娘开的那家小店买东西吃,再晚了,有人就吃从家里带来的白面饼子,就着辣子酱,也蛮香的。住在学校附近的学生就回家弄吃的。我本来也是天天晚上有吃的,有时甚至是很好的东西,但自从黄桂英喊了我几次,闹了全校都知道的笑话后,我就发脾气不回去吃了。饿了,自己回河那边做饭去,也就下一碗挂面或者打一碗面疙瘩。有时也去同学家做饭。我晚上做饭很少一个人,大多是和要好的几个同学一起。基本都是男的,有时也喊一两个女同学。李红梅就跟我去过,但她很少,就一次吧,她家条件好,家教也严,所以难得出来。阮茵也跟我去过几次。别的男同学也带过女同学,刘向东就带过王海蓉,王升毅带过田海霞等。有一次,雷祥文也参加了,还带了一个女同学。是不是他带的呢?我有点记不清了,好像他们两人是一前一后来的。那个女同学是初二二班的,可以说是校花,叫张晓霞,平日里和我们没什么来往的,但那晚在王升毅家做饭,她来了,现在想来一定是化学老师雷祥文带来的。

刘向东和王升毅都是我初中比较好的同学。我们晚上做饭不是在我家,就是在他们两个家里,相比之下在王升毅家更多一些,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他老子王高顶总是不在家,方便。除了我们三个以外,也经常喊一些别的同学,譬如尹大娃,吴益国等。礼拜六和礼拜天的晚上我们就到刘向东家做饭。之所以去他家,那是因为他老子的老子是中心小学校长,但他的娘没工作,是家庭妇女,住在老家枫坪,照着家里的大小,还种有一块地,所以一到星期六,刘向东的爸爸要回家帮他妈种地,星期一才回学校。他家地方大,又是周末,我们喊的人多,去他家合适,关键是他爸在中心小学的院墙外开了一块荒地,种了不少时令蔬菜,方便。别的

时候,不是去我家,就是去王升毅家。去我家呢,相比就要麻烦些,要过河不说,爷爷还在家,吵了,爷爷就会骂我们两句。别看他爷爷对我好,可他脸一瞪起来,同学们害怕。去王升毅家的时候多,因为他那儿又近又偏僻。他住的是他老子的房子,他老子王高顶是林场的场长,所谓的狮子口林场,管的就是狮子口的那些沟沟峁峁。狮子口在秦岭南麓的深山腹地,山大沟深面积也大,王场长一下乡就是十天半月的不见人影。你看,这让我们多方便。更何况王高顶的住处就在狮子口林场的院子里,离小镇一里多路,再闹也吵不到谁。

我奇怪的是,那时晚上偷偷出来做饭,很是浪费时间的,学校和家里都管得严,我怎么敢那样做呢?仔细看看天天干这些事的同学们,只有两类人,一是家里条件好的,什么都不用愁,甚至自己本来就是商品粮户口,连工作都不用操心的,还有就是学习差劲,明知自己考不上学,混时间的。我就怎么和他们混在一起了呢?我是一个好学生啊,我的学习在班上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我考第二的时候,阮茵就一定是第一。是贪玩的天性吗?是找刺激吗?是反抗家里吗?我看也都不对。我那样做好像是无意识的,只是觉得好玩而已。老师当然也说我,但说得很委婉,因为并没影响到我的学习,只是相比之下,我不太用功而已,不像有的同学那样,每天晚上要学到凌晨三四点。我不行,晚上十点一过就跑了。

见我走了,那些学习不好的,就跟着溜了。有时候是王升毅一使眼色,先走了,我就跟着走。干吗去?自然是去他那儿做饭去了。我们是有分工的,我基本当大厨,别的不管。至于做饭的那些东西,我们都是各自想办法的,譬如说大米,因为我娘卖饭,家里米多,很多时候都是我溜达回家,转一圈,用书包包装一些出来。菜基本用王升毅的了,做菜的时候也喝一点酒,就是本地地产的那种高度苞谷酒,也是王升毅准备的。你别看说得头头是道,其实简单得很,所有的行

为只是好玩,还有就是为了果腹。因为根本就没有菜,无非是青菜,青辣椒,还有土豆片之类,米饭是放在铁锅里蒸的,开始我们都不会,要么把米饭弄成了夹生子,要么就糊了。

我炒菜的本事还可以,在我们这一伙同学中算是高手了。这得感谢我的爷爷。我从十岁奶奶去世后就给他做饭,练就了一手本领,所以每次我都抢着炒菜。当然也有表演的成分,主要每次都有女孩子。在我家就更不用说了。反正在我家做饭,次次都喊阮茵,也不敢明着喊,明着喊,她婆倒不说不说,关键是她爷不准她到我家。若明着喊让她爷听到了,肯定要把她骂得人骂得狗血喷头。我知道,所以从不大声喊阮茵。只有王升毅那个霉头被阮茵的爷骂过。那是上初三以后,我们晚上偷偷第一次做饭,就在我们家。饭都做好了,准备吃的时候,我说把阮茵叫来吧。大家都知道阮茵是我小媳妇,也就笑嘻嘻地同意了。王升毅不等我说话,马上抢着去喊。结果可想而知,那边阮茵还没有来得及答话,阮茵的爷就拿着棍子来了,把王升毅吓得抱着头就跑了。王升毅气喘吁吁地跑回来给我们讲经过,我这才对他说不能这样叫阮茵的。他们都问要怎样叫,我就闭口不说了。

说啊,你把我害得好惨哟,王升毅咬牙切齿地说。不说,我也很坚定。他们几个整我也不说,他们只好放弃了。可以说,我们第一次做饭是没有女生参与的,也是唯一的一次。我们是怎么开始的呢?是不是提前商量了的,我一概都忘了。好像上了初三后,因为学校允许晚上毕业班的学生晚上不用按时熄灯,还给学生晚上加夜餐,我们才突发奇想的。在我家做了几次后,才转移到王升毅家的。后来又去刘向东家,偶尔也去过尹大娃家。好像还去过几个同学家的,我忘了,不常去,偶尔,一次两次的样子。常去的也就我们这几个地方。在我家做第二次饭时,阮茵来了,是我去叫

的。我去一叫,过了一会,阮茵就来了。他们就奇怪得很,非要我说原因。

有啥好说的?不说,我一脸的得意。不说?那就叫你小媳妇说,刘向东一脸坏笑地看着阮茵。因为关系比较近的几个同学,又是私下里,所以说话就随便,也不怕翻脸。

我看着阮茵,见她一脸平静,也不搭他们几个人的话。我就知道别人说她是我的小媳妇,她也挺高兴的,至少不反对吧。

阮茵没有反应,刘向东来了,又说:“阮茵,你说啊,为何我们叫你,你爷要打我们,而方英安叫你,你就能来呢?他就那样有魅力啊。”阮茵正在吃苕,就塞了一块到他的嘴里,说:“用苕把你的嘴巴塞住,看你胡说不?”刘向东正在专心地说话,并没有注意到阮茵的动作,猛地被苕塞住了嘴巴,苕还是热的,有一点烫,他被吓了一大跳。阮茵用力太猛了,苕苕进去的较深,刘向东吐又吐不出来,只好吃,可嘴里的苕苕又多又烫,把他噎得脸红脖子粗。好不容易咽下去了,可嘴被苕苕烫得吸溜吸溜的。

刘向东有点恼火,但又不好发作,谁让他自己先惹人的呢?只好自认倒霉,便解嘲地说:“最毒莫过妇人心,我看阮茵就是最好的旁证。”

阮茵又举起苕苕,佯装还要往他嘴里塞,说:刘向东,你是不是没吃够啊。

刘向东举起双手,告饶,可他嘴不饶人地说:“方英安,你看你这小媳妇也太厉害了吧。”边说他边往旁边退,害怕又中阮茵的招了。

我笑着说:“你娃子也就这德行,只敢欺负我,看看我找这媳妇给你。”

阮茵轻轻地掐了我一下,说:“你是不是也想吃苕苕啊。说完,她自己可能都感觉到了这话的暧昧,自己先笑了。”

王升毅见我已经把最后一个扁茄子出锅了,说:不闹了,开饭。做饭的地方就在我住的外屋,没有吃饭的桌子,大家这才忙手忙脚地收拾

我看书的桌子,把我堆得乱七八糟的书弄到床上去,七手八脚地把几个菜摆在的桌子上。

阮茵第一次在我家吃饭竟然是这样的场面。若干年后,她自己已经回忆不起来当时的场面了,可我一直记忆深刻。还是若干年后,我问她能回忆起当年与晚上做饭有关的什么事时,她说,她零星星星能记住那晚在王升毅家做饭的事。

她说的那次,就是有化学老师雷祥文和校花张晓霞参加的那次,我当然也记得,我想当年达仁中学所有的人都记得吧。

那次晚上做饭之所以记忆深刻,有几个原因。一是那是我们整个中学生活,也可以说是初中三年生活最后一次做饭,从那次以后,再没有过了;二是,那时是6月了吧,全县中考模拟考试和预考都已经结束,名次都排出来了,能参加中考的人不过11个人,而能参加县高中考试的也不过二十来人,其余的,要么回家,要么去柴坪上普通高中。所以整个初三年级中明显有一种离别的情绪。真是有人欢喜有人愁,有人得意有人伤心。得意的人也只是暗自得意,因为还要加紧学习,参加全国或者全省的中考招生考试,考上了,才能算出人头地,不过即使在中考考试中失利,也不要紧,因为考不上中专,会直接上重点中学的。我家的老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年考中专没有考上,闷闷不乐地上了县中,可没想到后来竟然考上了北大。这其实是一种普遍现象。这里有必要说一下20世纪80年代中专的事,否则现在好多人不明白。

20世纪60年代末以后到70年代中期以前出生的人,都经历过20世纪80年代中专考试。那时的中专考试基本是全国的,也有个别省单独试点考试的,当时考试的难度可以说比现在考大学都严格,当时成绩好的尖子生基本都上了中专。现在的人们肯定想不通为什么。其实很简单,计划经济时代嘛,当时培养了一批人,但仍然不够,而国家又极其缺实用的人才,中专就是培养这样的人才的。那时,中专出来就有工作,譬如我,在一个不知名的学校学的医,可我们年级毕业分配时全国到处都有。你可想而知,当时中专的那种紧迫感。而且特别难考因为所有的尖子考生都在考中专,比中考考生差一点的上重点高中,再次的上普通高中。而且考中专是有名额限制的,譬如一个学校有多少毕业生,只给你百分之十几的考中专名额,这些名额由地区或市级统一预考,和考大学一样的,过了市级分数线,从分数由高到低排。譬如达仁中学1987年初中三年级有60多名毕业生,只有11个名额。预考的时候,我是全地区第7名,全县第一。后来全国中考考试时,我是全县第四,全县的前四名全在达仁中学,阮茵考了全县第一。

轻描淡写成佳作

叶柏成

一直向往闲品读、慢煮茶的悠然状态,然而工作生活琐碎繁杂难以实现,偶然结识的平利散文作者王仁菊,打破了我的固有观念,原来,工作之余散读闲书,慢记随笔也可以成为一种常态或生活方式。

王仁菊写散文起步比较晚,但写作基础不错。如她自己所说,开始并没想过进行散文创作,只是记录生活中的一些见闻感怀,从2022年才在安康日报上发表散文,引起一些反响,便正儿八经开始了散文创作。

作者没有空话套话,对一事一物有洞察力与敏锐的捕捉力,譬如她发表在安康日报上的散文《草药先生》,她把认识的三个先生,一个蛇医先生,一个兽医先生和一个中医先生,对三个靠抓草药治病救人的江湖先生的人物神态地刻画,可谓粗中有细,入木三分:“蛇医先生是个女先生,顶神秘也最业余。师从何人无人知晓,她从不主动提及,旁人问得急了,只说一游方郎中早年口授。蛇医先生虽是女流,却善炊饮。沟里与她相好的妇人,做好了吃吃喝喝,奉上米酒,想套话窥得方子。她告人说,师傅跟前发了誓言,还指引着拜了柳先生,准允多得一衣食,如背了誓言,那不光是欺了师还欺了心,只怕再也睡不踏实了!”看看这位蛇医先生在作者笔下,她的职业充满着神秘莫测,悬念丛生。“而兽医先生呢,是个讨喜的性子,见多识广,一肚子古今。他除了给牲畜看病,还有割猪鬃的手艺,另有正骨绝活。兽医先生身形不高,却孔武有力,胳膊上全是腱子肉。再说中医先生呢,他姓胡,是沟里最有学识的人。他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终年戴着一顶蓝黑布帽,面白皮净,面上神情淡淡的,看人看物一个表情,瞧不出悲喜,走路说话尽皆慢条斯理。”作者对三位先生的描述刻画,都抓住了人物身上的典型特征,他们表情各异,处事有别,这三位先生各自带着神秘,都有

一种悬壶济世、治病救人、乐善好施的优良品质。

王仁菊笔下无论记人记事,都能发现和抓住事物的典型特征,细枝末节,借以丰富人物事件的精神层次,提升人物的思想。不论借物抒情,托物言志,作者都运用得融会贯通。譬如她的散文《师松》就是借四季常青,不畏严寒,不因困难低头的一棵苍松来比喻教书育人的辛勤教师,他们坚守教坛,默默奉献,培育桃李满天下,他们的品德与苍松翠柏共存,他们的节操可以同苍松翠柏比肩而立。“古松迄今约莫五百年岁了,灵性早通,一师一松,相守经年,于我意念中俨然一体,每每上山抬头看见松,就看见黄老师站在小学校门口给我打招呼。有风过耳,依稀总能听到清越的铜铃声,‘叮当,叮当,叮当’那是上课铃声。‘叮——当,叮——当,叮——当’那是下课铃声。这是老黄多年练就的打铃本领,留在古松的记忆中,成了松香。”

她发表在西安日报上的一篇散文《桂花落香》留下这样的阅读感受:细节支撑文本,表达凸显个性。细腻的观察力,映射出作者很强的记忆力与乡村生活的丰厚阅历。作者笔下的桂花是那样的繁密,因为桂花,秋日的平利小城是香的,院落是香的,街道是香的,迎面往来的行人也是香的,因为空气是香的,肆意弥漫的香气把一城山水都染成了桂花味。这种无孔不入的桂花香味熏得人微醉,连神思也有些恍惚,还有莫名的欢喜。那桂花制作的桂花茶,那桂花与新米搭配做成的桂花饭,那无与伦比的美味,有菜没菜都能吃上两大碗。

平利是茶乡,王仁菊的系列茶文章《醉茶》《与母亲采茶》《高山秋茶香》等,我都仔细阅读过,王仁菊舒缓的文字中,总能感受到闲品读、慢煮茶的悠然自得,正是那份恬淡舒展,造就了她独特的散文视角和笔调。

快乐的乡野时光

李永明

酷暑时节,从微信朋友圈里看到一家或几家周末在浓荫下的河水里休闲游泳的画面,我便想起儿时月在河游泳的情景。

盛夏时分,随着夜幕的降临,毒辣辣的日头渐渐隐退,树上的知了也不枯燥鸣叫,家乡门前的月光缓缓流淌着,银白色的月光笼罩在水面上,波光粼粼,岸边草从里的青蛙还呱呱叫着,水面上不知名的昆虫飞来飞去。这时候,河里最凉爽,在这个蜿蜒的河水里可以仰望星空,沐浴月辉,享受河水之美。特别是进入伏天后,酷暑难耐,热浪袭人,这里河风舒畅,缕缕凉风浸润全身,夜间更是怡静清幽。月亮在天幕间触手可及,如银钩似月盘,星星伴在月亮左右,我感受到了众星捧月的意境。我便和村里的一帮小伙伴呼朋引伴,一路小跑地来到河边,找到一个深水处扑通扑通跳下去,掀起一排排飞溅的浪花,我们在水里尽情嬉戏着,打水漂、打水仗、扎猛子,叽叽喳喳搅动着河水,惊飞了芦苇里的野鸭,它们扑棱棱飞走了。

家乡的河里还生长奇石,我们在河里打捞带有花纹的石头,几个小伙伴的水性很好,他们从水里打捞起不少石头,有的被人收去,还有的送朋友亲戚很受宠。水岸边有几棵两人合抱粗的麻柳树,长得茂盛蓊郁,树下形成了鱼洞,我们夜晚游泳时,小心翼翼在树洞口守候着,见有鱼钻进洞里,急忙用茂盛的树枝把洞口堵起来,把双手伸进去,逮起了几条斤把重的野生鱼,让家里人美餐一顿。河里的鱼小虾也很多,我们游泳时还啃咬我们的脚趾,痒痒的很舒服。外面没有一丝风,水里却凉爽舒坦。游累了,我们便钻进

农人的玉米地里,趁着夜色偷偷扳着玉米棒子,在岸边找来枯枝干草,噼里啪啦烧起玉米吃,不一会儿,玉米香甜清香的气味扑鼻而来。我们吃着、乐着,欢声笑语在夜间久久回荡着。河流的对面是一片青翠葱茏的桑林,形成了绿绿的林海,硕大的桑叶树枝下,结满了密密麻麻的桑葚,黑里透红,香甜诱人,我们经常夜色中赤条条跑到桑林里去采摘桑葚吃,每个人吃得嘴脸乌青,变成了“大花脸”,又在河水里游着闹着,身上起了鸡皮疙瘩才上岸回家。

月上游泳享受着河水的凉爽,但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有一次,来自邻村的伙伴不知河水深浅,晚上我们在游泳时,发现他离我们越来越远,他在水里挣扎着,我们几个小伙伴拼命游着向他靠拢,下游的深潭很多,水下淤泥深厚,如被水下游淤泥草缠住,后果不堪设想,晚上光线又昏暗,我们几个伙伴精疲力尽地游到他身边,搀扶着他上岸休息,此后,我们尽量选择浅水区,几个伙伴形影不离。上村近邻的同龄伙伴也经常在约在月下游泳,见面时都从家里拿来好吃的东西交换,互相分享美食,游泳时看谁跳水跳得远、踩水时间长,有时在水里比赛憋气,看谁在水里憋得长,胜利者奖励两个玉米棒子,时间长了,一河水让伙伴们友情情深,晚上经常相约去外村观看电影,互相走亲访友等。

如今人们在家里,只要轻轻按下热水器龙头,冷热的清水方便快捷,人们洗漱自如,只有到了酷暑时节,为了避暑纳凉,一家人或几家人相约去农家有水的地方游泳,享受河水的温柔浪漫,还吃上可口的农家菜肴,让快乐时光在乡野中度过。



李平,1969年出生于安康,省美术家协会会员、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现就职于陕西西康酒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作者絮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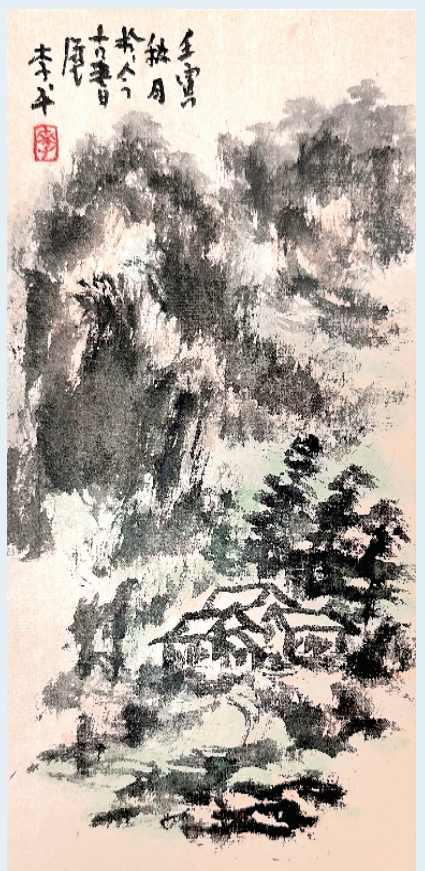
我父亲李厚之曾是安康历史博物馆副研究员、陕南民间文化中心研究员,在陕南雕塑、汉画像等领域有较深的研究。受父亲的熏陶,我自幼对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工作以后,常利用空闲时间学习山水画,也访名师,揣摩学习名师的山水画技法,同时沿着父辈足迹去寻找家乡的美,实地写生,感受时代进步,让作品具有生机。



鹿泉横溪



山居



江边人家